



导演温子仁

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超级英雄电影《海王》，早于北美两周登陆中国大陆院线。上映一周已取得近9亿元票房的好成绩，在国内的口碑也较为积极。带着对“海底《星球大战》”“水下《阿凡达》”“用《魔戒》的方式讲述亚特兰蒂斯王国”“溶入《西游记》元素”的期待走进影院，在感叹温子仁导演在恐怖片里练就的、对商业片炉火纯青的掌控力终于有望在市场上挽救处在崩溃边缘的DC电影宇宙(DC Extended Universe)之余，不得不同意《芝加哥论坛报》的评价：“像是盯着一个大水缸看了两个半小时”。

我想说的是，《海王》这个五彩斑斓的超大型水族箱，接下来安心在全球电影市场上赚个盆满钵满了，只是别再“碰瓷”以上几部经典了。

眼花缭乱的奇观大拼盘

《海王》在北美试映时，业内的评价以“还好”“有趣”居多，称得上是一部不辜负



《海王》电影海报

十七号观影室

《海王》：

没有成长的英雄，不是真的英雄

□马 良



《海王》电影剧照

票价的商业大片，明显好于DC电影宇宙中《自杀小队》《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联盟》等或跑偏或崩坏的前作，但是也没有谁声称在《海王》里看到什么超级英雄电影的新高度。

作为看了十余年温导电影的恐怖片爱好者，对于他会完全抛弃复杂制作的暗黑风，把1.6亿美元精打细算花在刀刃上，打造出一部明快流畅、特效满屏的大片，完全不感到意外。甚至可以说，《海王》在市场上吃得开，奇观展示的成功比故事本身还要重要一些。

在DC漫画的原作中，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王国沉入海底后，其中四族被毁，到了海王的年代，只有亚特兰蒂斯、泽贝尔和海沟族三族尚存。而在电影《海王》里，用主线情节穿糖葫芦一样穿起了七个王城中的六个：海王亚瑟·库瑞本来乐得在陆地上当独行侠。他同母异父的弟弟、海洋领主奥姆作为亚特兰蒂斯的王，想联合各族征伐陆地，和奥姆有婚约的湄拉公主不赞同他，可湄拉的父亲、泽贝尔的领主已被劝服，跃跃欲试。于是，湄拉为了阻止战争，说服海王回到海底从弟弟手中夺回王位。但是，海王在公开的决斗中输给了弟弟，而且他有一半人类血统，不受亚特兰蒂斯子民的待见，阻止奥姆向人类开战的唯一办法，是找到老国王失落的黄金三叉戟。手持黄金三叉戟的会是亚特兰蒂斯无可置疑的王。

海王在决斗中落败，被湄拉救走后，故事情节双线推进。一边是奥姆征伐不想跟随他开战的咸水族和渔夫之国，一边是海王和湄拉在迷失王城寻得了黄金三叉戟的藏匿位置，并最终在海沟族的地盘上拿到了三叉戟，同时救回了困在那里的母亲。

亚特兰蒂斯和泽贝尔两个王城的子民，都有人类的面孔；海沟族外形和心智退



化，近似《魔戒》里的半兽人；渔夫之国进化出鱼鳃、鱼尾；位于沙漠之下的迷失王城已是一座空城；咸水族则进化出坚硬的甲壳。多年前在漫画版里，海王的坐骑海马因为看起来毫无杀伤力而遭到读者嘲笑，这次海马在电影里升级成了披着战甲的巨大海龙，威风八面；巨型海怪卡尔森让人想起《魔戒》里可怕的上古神祇炎魔。这一切都被电影特效渲染得极尽所能地宏大而绚丽，成就了“一部夺人眼球的水下娱乐盛宴”(《洛杉矶时报》语)。

虚浮在海底的亚特兰蒂斯

在这样一场视觉盛宴面前，也能理解《芝加哥论坛报》为什么形容《海王》展现的海底世界是“假装有各种电子海洋生物”的“大水缸”。且不论在过高饱和度下，金配绿、蓝配紫是什么古旧年代的审美——有人戏称《海王》最像《星球大战》的地方就是配色，不能紧扣在主题上的奇观展示，美则美矣，终究是缭乱虚浮。

展示蓝色系的异域生物并且男主角在两个世界里起到桥梁作用，就是《阿凡达》再世了？那充其量只是一个海洋馆级别的

水族箱对海的模仿。《阿凡达》重新定义了3D电影或者说展示了电影可能的进化方向，让观众醒悟原先看到的所谓3D电影统统是“2.5D”，乃至带动全球范围的影院设备升级。而《海王》除了将各种奇异的海洋生物尽量填满画面外，在视觉效果上看不到什么进取心。当然，诸如让海王的宿敌黑蝠鲼头套垃圾桶配音这类从恐怖片片场带来的省钱土法特技，也是当下花钱如流水的超级英雄大片需要的。

亚特兰蒂斯在水底的七座王城，无疑有《魔戒》的影子。尤其是海底巨大的七位古代领主立像，让人想起《魔戒》的楔子部分众戒被分给精灵、人类和矮人诸

王的桥段。但是，七族分化出的不同特质，仅仅流于表层的奇观展示，没有和核心故事联系起来。而在《魔戒》里，智慧精灵对知识的过分渴求、人类的软弱和贪婪、矮人对宝石的执著，都无意中为魔君索伦偷偷制造魔戒之王以号令众戒、控制各族的阴谋得逞提供了助力。

而在《海王》里，各族对奥姆向陆地开战有什么看法呢？除了奥姆本人和湄拉的父亲表达了对人类污染海洋的强烈不满，其他不愿加入的各族，只是“反战”二字就能轻轻带过吗？海沟族类似恐怖片怪物的兽化处理，除了借用恐怖片套路提供娱乐效果，也没有半点思索文明与野蛮关系的意思。

海王何以成为英雄

我说《海王》的特效比故事还重要，是因为故事经不住推敲，全靠特效撑住场面，一场场往前推进，基本没有给人物塑造留下时间和空间。

持肯定评价的《洛杉矶时报》同时说，《海王》“不可避免有些套路的对话和大量油滑的超级英雄打斗场面”。《娱乐周刊》更是不客气地说，温子仁创造了一个吸引人的世界，但是没有创造一个好的主角，海王既不能让人笑，也无法让人感到敬佩。

《海王》的笑点还是有一些的，虽然我几乎想不起来了，但在影院里的确和大家一起笑过。诸如海里生活的湄拉不知道匹诺曹藏在鲸鱼肚子里的掌故，后来读到童书才明白；或者湄拉以为玫瑰花是食物，

海王没有纠正她，反而和她一起吃花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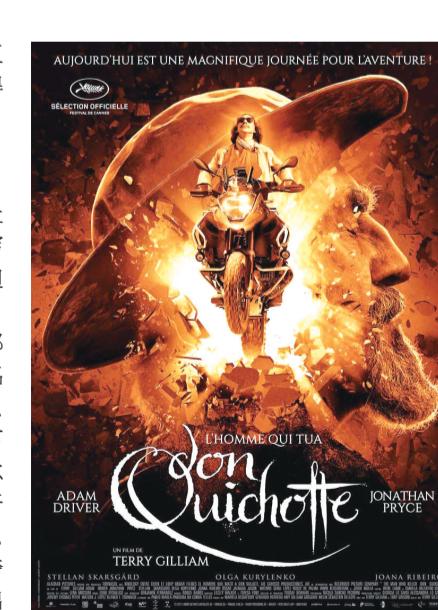
这等插科打诨的笑料有些“漫威”。也有人说，这是DC最“漫威”的一部电影。而全片在逻辑上最可笑的情节，是男主角不顾湄拉的劝说执意和弟弟在海底决斗，又灰头土脸地输了。《海王》的故事缺陷一箩筐，最大的一处就在那里。先输后赢的老套路并非不能用，越老的套路越实用，问题是人物要立得住，主人公先前为何失败、最后为何成功要有个说法，而这个说法通常与故事想表达的主题相关。

再与《海王》借鉴最多的《魔戒》做个比较。在《魔戒》里，魔戒之王的诞生与各族的弱点不无关系，而它最终被毁灭，中土世界从万劫不复中得救，也是因为各族携手发挥了他们特性中好的那一面：人类在有限的生命中唤起勇气和信念；参与这一战的精灵一定程度上战胜了无限生命产生的虚无；以及不为文明世界所知的、大人物们没放在眼里的小小霍比特人，做出了最伟大的牺牲。故事的确围绕一枚有无边魔力的戒指展开，但故事的真正魔力在于每个人物，乃至每个种族的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以及他们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对抗自己命定的悲剧。

而海王第一次输给了奥姆，纯粹是实力之差或者由于愚蠢——湄拉不让他迎战，他没听。作为一个没在亚特兰蒂斯生活过的混血儿，输给了现任国王，又凭什么在海底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成为众人的王呢？只凭借黄金三叉戟这个设定吗？给他一个能拿起三叉戟的理由也好啊，可惜没有。海王最终称王，除了完成《夺宝奇兵》任务找到宝物外，电影情节没有对这个角色进行任何阐释。

成为亚特兰蒂斯之王的海王，和那个与酒吧里的路人粉丝热情合影的独行侠相比，没有任何成长。没有成长的英雄，不是真的英雄。尽管影片解释了海王得以被黄金三叉戟选中，是因为亚特兰蒂斯需要的不是国王，而是“为所有而战”的英雄，但是故事本身对此没有支撑。“所有人”包括海洋和陆地，这两者的矛盾以及各个人物在这一核心矛盾中的立场和行为，都是天降设定，谋臣科维为什么认定亚瑟是真正的王，湄拉为什么不帮自己族人要帮人类，在影片中都没有讨论，过程中也几乎没有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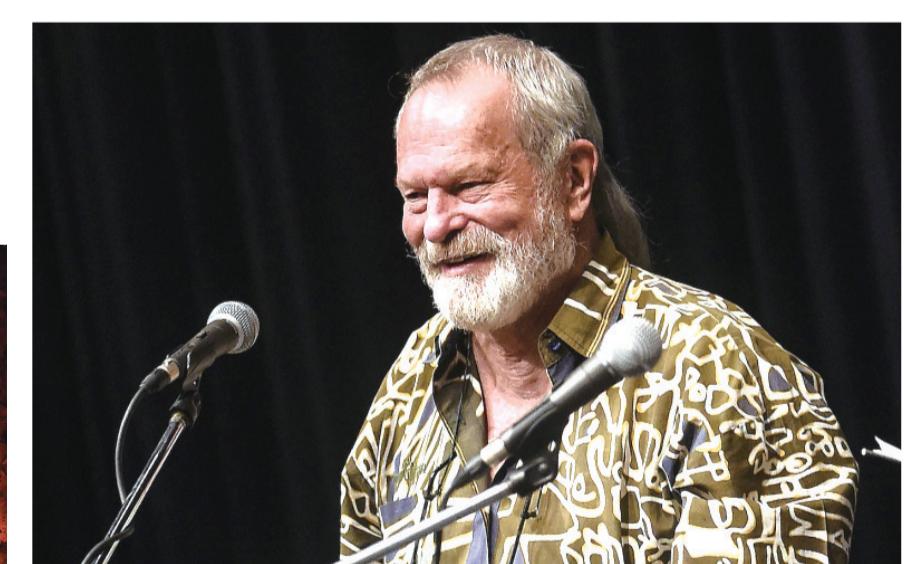
我还以为主人公最后应该说“我是亚特兰蒂斯的王”，可他却蹦出一句“我是海王”。“海王”这个绰号直译是“水行侠”，这就像连载漫画的最后，某某侠跳出来说“读者朋友们下期再见”一样。这位新登基的王以至他的亚特兰蒂斯，瞬间看上去有如儿戏，其实也确是有如儿戏。



《杀死堂·吉诃德的人》电影海报

妻子说：“你去旅游散散心吧。”6个月之后抑郁过去了，我又重新投入工作。

吉列姆在此提供了一个有深切意味的细节。他在拍《堂·吉诃德》影片遇阻时，想到的不是好莱坞，而是楼窗外墓地的卡尔·马克思，好像那是另一位曾在人间劫富济贫、仗义疏财的“堂·吉诃德”，同他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法国《观察家》杂志驻伦敦记者弗朗索瓦·弗雷斯基耶亲赴吉列姆住所阁楼采访他，也注意到楼下不远处是裘德·洛的住宅和埋葬卡尔·马克思的海洛特墓园；遂将二者联系起来。当他问及吉列姆为何最终能顽强坚持将塞万提斯的小说拍摄成电影时，后者坦荡回



英国导演特里·吉列姆

答：“我想自己变成了堂·吉诃德。我不能对此作出解释，一定是着了魔。拍这部影片的顽念瞬间控制了我，让我喜欢这种感受。我愿‘自我’由此消失，变成一种工具，从而得以解脱。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走极端的人。”在记者最后提醒他尚面临影片的版权所属问题时，吉列姆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知道，但影片已经存在了。堂·吉诃德活着，得以生存，我本人亦然。”

记者弗朗索瓦·弗雷斯基耶提到的版权问题，系指曾经一度出资，跟吉列姆合作拍摄《堂·吉诃德》的制片商保罗·勃朗哥在戛纳电影节决定放映此片时，突然声称他的“阿尔法玛影业公司”对该片拥有版权，企图封杀《堂·吉诃德》在戛纳电影节和法国放映。这一争端一时间沸沸扬扬，但巴黎高等法院最后裁决保罗·勃朗哥的否决无效，驳回了他的诉求，吉列姆讥笑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堂·吉诃德走单骑的漫画作品很多。笔者在法国普鲁旺斯的艾克斯城挂毯博物馆看到的巨幅彩绣《堂·吉诃德归来》，

描绘乡野“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捧着鲜花欢迎西班牙骑士的场景。不过，绘堂·吉诃德最逼肖的，当属19世纪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多雷，他的作品有但丁《神曲·地狱篇》和《圣经》，笔触锋利，所传意象深刻。

静观当今世态，各国影视界像吉列姆这种不为票房拍片，经历巴尔扎克式“幻灭”的导演实属凤毛麟角，而他却落得个“出色输家”名声。英国文坛富婆罗琳·吉列姆，曾有意请吉列姆来拍《哈利·波特》中的《魔法石》，但华纳公司“看风水”，最后拒绝了。

财路本不是为纯艺术敞开的。笔者看着古斯塔夫·多雷一个半世纪前为堂·吉诃德勾勒的肖像，联系到吉列姆曾经扬言：“堂·吉诃德即本人”，骤然恍见吉列姆避开好莱坞繁华的远影，自然而然想到中国元朝大都诗人马致远的一首小令《天净沙·秋思》，眼前立时显现出“枯藤老树昏鸦”和“古道西风瘦马”的景象：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天涯异草

堂·吉诃德的曲折影坛路

□沈大力

的祸患，声言宇宙坠入混沌，人不能再当科技的奴隶了。

特里·吉列姆投身影坛屡屡受挫，除了巨片《巴西》一炮打响，其他计划多铩羽而归。1989年，他突然心血来潮，在从未读过《堂·吉诃德》的情况下就给电影执行制片人杰克·艾伯兹打电话，说他要把塞万提斯的巨作拍成电影，声称：“告诉你两个名字：堂·吉诃德和吉列姆。我需要2000万美金，你能筹到这笔款吗？”

吉列姆本人都承认自己的念想是飘逸在太空中的，可对方居然应诺了。可是，当吉列姆看完塞万提斯1605年发表的小说上卷后，得出结论，认为无法将其拍成电影。他佩服堂·吉诃德冲破磨坊的勇气，继续读了小说下卷，受到作者暮年一句话感悟：“要是……就好了”。他开始跟原来拍的影片《巴西》的编剧查理·麦克柯文一同写电影脚本，借马克·吐温小说《亚瑟王宫廷中的美国佬》中的幽默讽刺为堂·吉诃德配了一个富于现代色彩的角色。尔后，两位导演格里戈里·柯金采夫和阿瑟·希勒分别在1957年和1972年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之后，大明星奥森·威尔斯扮演堂·吉诃德，但拍片不顺利，中途夭折。上世纪90年代末，西班牙推出大众化电视系列片《堂·吉诃德》，属于一般文化普及，既缺乏要素，亦无星火，在文学艺术探索上无甚突破。

特里·吉列姆则不然。他雄心勃勃地宣称自己要重拍《堂·吉诃德》，摆出一鸣惊人的姿态。此翁也确实有堂·吉诃德的爽朗气质。作为电影人，他不惜舍弃称霸世界的好莱坞王国，于1968年加入英国国籍，跟着“巨蟒”喜剧团到BBC闯江湖。这个1940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美国佬，似乎在“魔法湖”中了邪，他觉得世界失衡，高科技和超消费是当代社会

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电影艺术家找工作”，一边举手高喊：“我独立行事，可得靠诸位发发慈悲心”。我征集到25美元，被保安赶了出来。”

对他说来，拍摄《堂·吉诃德》一片，不仅筹资困难，而且挑选演员也是件让人头痛的事。依照原先瓦尔多·萨拉特写的脚本，各方选定希·柯奈利饰主角。但吉列姆觉得柯奈利体态过于粗壮，而堂·吉诃德十分瘦弱，故“不能让詹姆斯·邦德来扮演堂·吉诃德”。他看中了法国名演员让·罗什福尔，认为他无论是身材、长相，还是绅士风度，都像塞万提斯笔下勇于冒险又滑稽可爱的骑士。罗什福尔欣然接受角色，于2000年9月在西班牙阿拉贡一个人迹罕至的僻地参加拍摄。不幸，开机不到5天，摄影棚被大水冲垮淹没，主演罗什福尔突然腰椎间盘突出发作，被用直升机紧急送回巴黎，顿时一切都告吹了。急迫之下，吉列姆想用演技超群，能适应各种角色的法国男影星热拉·德巴迪耶来救局，但遭出资方拒绝；恐怕制片人受到迷惑，认为聘用普遍被美国妇女鄙视的德巴迪耶不吉利。

参与拍摄工作的吉斯·福顿和路易斯·佩沛二人，据实将这一系列挫折拍成一部影片，题名为《他梦想巨人》，把镜头集中在吉列姆身上，突出他为拍摄《堂·吉诃德》锲而不舍的形象。吉列姆当年住在伦敦北部一处简陋的顶楼里，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叹息道：“我非常抑郁，这本是拍完一部片子后常有的现象。但这一回更加严重，我待在自己的花园里，透过窗户久久凝视旁边卡尔·马克思的陵墓。